



湧幢小品
北九三十

15
88
15



增補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九

玉潔

法冠優師

虞山老人

泥人生賢

科官精

獨孤吹笛

白鶴仙

白衣道人

白玉瑤

石函

吳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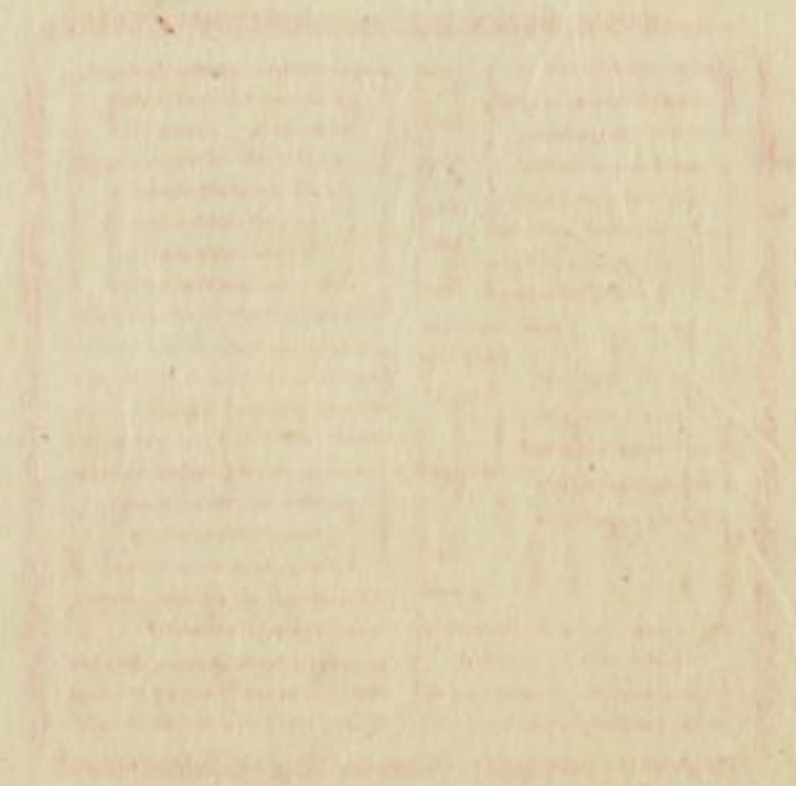
蛟骨

水仙

李金元

三大喜

建昌仙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九

玉梁

白玉蟾

法冠僊師

石函

廬山老人

吳翁

泥人生鬚

蛻骨

判官精

水仙

獨孤吹笛

李金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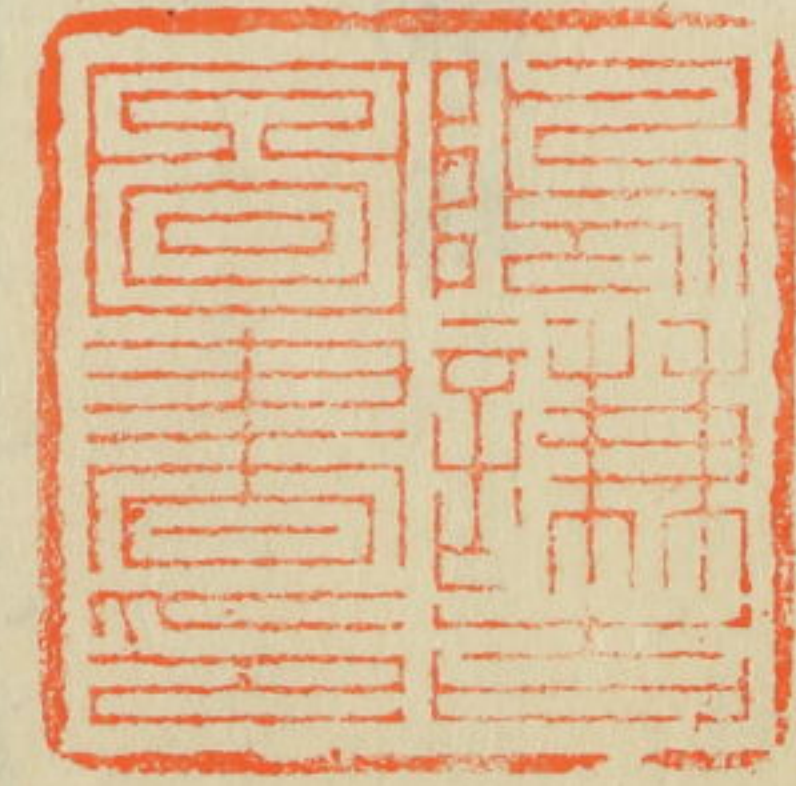
白鶴仙

三大事

白衣道人

逢呂仙 三則

門 曾
號 88
卷 15



臥水道人

山子道氣

開馨如蘭

仙椿

回首神仙

工飯

醒神

引儒釋 三則

劉羅陶仙遊 三則

一字散

仙桐道人

仙骨

肉芝

全真教

符錄

老君像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玉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笥山有驗因置觀既構
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日霽乃天降白玉
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
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為黃龍乘
雲飛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瑯
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門有字之
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
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
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
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
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顏哲人委矣兩楹
之夢旣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
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

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
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有神索至者說爾其
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
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闕對御稱旨館
太乙宮一日不知所住後於鶴林宮與衆作別而
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師

當陽縣極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叅化妙靖

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
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洞槐上未幾寓西郊
叢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鞞家竈前又未幾寓
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
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豔
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為不利逐之無所於適
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帷橫生澗脅澗深叵測真人
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
不敢逼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媒之俄而媒者

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楨其竈隱於民家也
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
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泝澗或代執爨皆
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
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為髮冠
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
石函長三丈其上鑿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

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為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曆中清河崔公為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牛半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竒寶今符籙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既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諲也謂吾開真人石函干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為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

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黃損同總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曰子有道氣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史笑曰非所知也乘相晉宋相南

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
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
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
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為副屯軍於五夫里
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廷正
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
厚翁辨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為林泉交可乎
翁乃為大將卜居隱僊巖之南今日大將村為小
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日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
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刃劍之地曰劍
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徽辭二將餞之於
鷺山之陽文徽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
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
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
十餘日乃止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
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
又有王子蹇之頭骨瘞之山竅華山西峯陳希夷
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
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 韓我
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 碧落洞骨

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
六祖杭城丁僊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為之無異
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祕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
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
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卽下一日有人
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
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禮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官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甓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韋應集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樂一部奏清商曲逢竒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為水僊有親戚為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未來尚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注每遇水邑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為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

出焉為毒蛇所噬遂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
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為怒乎犀燭下照果為所讐
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素慕謝康
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
且棲于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
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
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
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既入襄西
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
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
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
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既亾環劍汝將何
用必須為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
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礫裂
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
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
溲後遊青瑣出為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

朝上品集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杜甫為飲中八
僊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舟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為笛堅如鐵石
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逸使謩開元中吹笛
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醺
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醪
二十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
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
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為獨孤
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
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
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曠齊開水木
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為
釣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
生以為輕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
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

梅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
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
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
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
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
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
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
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
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試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鹿麕通耳
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恠惜否李生白不
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蹙不敢動至
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
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敢明日李
生拜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
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

誦經史僊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
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
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偽大妃曹氏帳中以
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為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
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日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
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
觀良久曰能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
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
既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為江南不可居且有
大患以隱語托為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
蘇改為隆平府三日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
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為國家深
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為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
是冊為金姬曰事成進為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
往辭於曹出而拜跪視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
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
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

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
事大錯難為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
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
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
則先為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
味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
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
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
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

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
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擁出拒其戶蓋姆卽士誠婦
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
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
金雞墩蓋訛以姬為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
為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僊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
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

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為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
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
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
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為意過之加禮
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
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為動而少年
者輒恚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
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鬪咸竊驚

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
時當奉大對為 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
允乃悟始折節為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
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
有得乃以春秋舉幾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
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
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旣革以易篲待櫬於沙門七
日矣忽有醫者留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
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

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
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
僊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為
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為言疇昔事謂我
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
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
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為者復以毛詩舉隆慶
辛未進士假守潮州

吳文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為舉于時北上會試遇一青中道士
附升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
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為乎是編不置耶曰書須
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
乎曰然即舉是編授之道士一日即成誦公心計
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
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
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為異人乃叩以
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

饒正己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
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
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
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方劾閣臣劉吉其邪貶
南京工部員外使道過南昌兩院槩三司諸公墓
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
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
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己故址一如
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訥讀書青柯坪近獄神之寥陽洞同學子
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為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碾轟
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此公卒
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本縣令朱個儻有俠氣
相府家奴犯者梟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譽行取卽此一節其賢于前後相君多矣未後

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
與僊卽精靈也從僊墮者爽胡有幹濟從佛墮者
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狼敗類
李太宰載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
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哀而不談黃白服
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
酢致慇勤因構靖紫團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履時
及度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

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
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
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
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
知公無分卽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蓋呂僊
也
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
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
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
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尚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

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聞之長老謂在朝文
臣玉帶至六者卽生得失有爭今上卽位之元
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
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盃顏面如故一
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
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
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臥其中戒勿斂
斂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
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
化降生任重尚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
皆異之屬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
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光
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僊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

巖而治純孝盛德好神僊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
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
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
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
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
僊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
門者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
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
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
生但箇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
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甬室中相勞苦答曰久
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款留
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在曰我
不灰汝則要死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
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
邦靖相繼灰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所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為工部侍
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

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為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
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
昔時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為余覓之直
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
或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為
異始知先生僊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
實以論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
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元某子甲耳生怒挫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
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
為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
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為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
兩川皆傳與齡實僊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
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
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

探幽凡數里忽過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
關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
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
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
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
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
珥之屬市得數百解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
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年前苗盡槁久之忽霖
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
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克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
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
波浪以致雲興雨霈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
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
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
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
在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
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臯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臥路傍蓬跣纏綿寒顫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爇以爐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臥天明失所在矣凡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沙仲良依方製藥遇有風癥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傳

開瞽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籍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癯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中雙澈屨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囊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為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為癡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為費且盡然効如捕風客

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兔角其若
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
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竒
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
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
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
視其內衣皆精綺着履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污
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鞵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既服
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眸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

日左日劃然開右亦漸豁覩物如薄霧中望見妻
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
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
有豚魚麪可供也許實魚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
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
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擦之
如脂儿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
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
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飭粥盲人微先生惠

復見天日于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
客笑領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
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
上游還更過若干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
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然能篝燈作
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僊為
主祀于室動止必祝願著驗萬曆末年許尚在當
訪其名實之

僊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
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為僧所伐止有朽根道
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跌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
生索水啜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
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梧樹活我去
人不識人不識真可惜上天下地遊人極翻身跨
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
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
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

覽多所題詠云

三僊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
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
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
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
色雲暉映遠近隱隱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鷄初號
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
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知令侍者延入

為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僊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
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僊殊
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
神嘗識面省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
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為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
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
為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

石上笑語盜梢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過吾輩何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求且女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羅拜而去鐵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僊

英雄回首卽神僊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僊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玉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昇也

醜肉芝

秀豐南郊有宋姓者治圃爲業忽一日鋤韭畦業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鋤口尚有血痕宋駭異持歸以爲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爲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僊

土飯

滋陽縣大饑衆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掛瓠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

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饑者
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吸至飽一方
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
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
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
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僊人點土
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
猶能誤人飾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
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
僧襯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於大聖
足爲重輕也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
錄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于
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真之名
立自王重陽至于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
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
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

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
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
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
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
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獨服食符籙
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蓋馬
端臨之說如此最為精當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
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
若國初鐵冠冷謙三手之類乃真僊應大聖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其本善動更在與否不
身之醒神法林升問林谷論今則亦金部教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
徒訟言為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
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僂目之
先生亦自說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
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慕而悅之一日來赴
形貌既聳機辯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為師不
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僊日

夕大嚼每一食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首趨
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為鍾離
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臥病一友曰見此翁
可立愈不聽深為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
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
思當日景象若以為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憤憤若
不問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于武夷
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金帶速行或
以為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

麗察典歸家卒

符籙

其法盛于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
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
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
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為
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
世襲至我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為房中
之術世廟時邵元節陶真突起歷張真人之

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于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為德士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美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引儒釋

神僊家必引儒釋為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于後乃儒釋未有引神僊者此其分量可見蓋後世神僊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龐厚團作一塊于人為三皇為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于教為孔子為釋迦為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迸散于奇萬態莫知底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難收拾且為所使矣

孔子為水精子繼周為素王

緝書

一曰元宮上仙

酉陽

雜一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君

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一曰淨光童

子化身顏子為月明儒童俱清淨一曰明時晨侍

即後為三天司直己見危言後夏馥亦一曰與卜

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仲由在唐為韓

滉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為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

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酉陽雜俎又為忍辱仙

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為釋迦見化胡經

一曰關喜乘日象入摩耶夫人胎為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叅會衆說而備錄於

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

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

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

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暉時化身號隨應子

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

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

號錫則子文王時號變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

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為河上公
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為玄
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葉子
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
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
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
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
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鳩夷子在吳為陶朱公右
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
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
名石字孟公一名童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
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玄妙篇
云初生
時名
玄錄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
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
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
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
國後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

道於老君廼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
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
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
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
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
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
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為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
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
混二事為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
夫人體為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臬亭山為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峰下
有石礪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見有老
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寘堂中
夜發光彩因募築精舍為龕貯之塑八僊像鶴鹿
各二千傍晨起禮拜不替 日有絲竹聲非人間
所有起窺窻間見石像有笑容僊像隱若搖動鶴

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窓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
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為幸
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口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
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搏
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
終今其子孫尚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
傳已久謂其年礪邊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

黃故以名峰

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馳與兩天目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帖
巽峰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
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
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
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歎曰此所
謂鍛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
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
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庄因棄家棲
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

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度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
渡海鶴飛還儵然只閉關 軀元不着去住總間
間雖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虜衆來歸

職官走虜

路河

抵捐金

壯夫

虜款賞恤

虜勢日分

賜經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

三則

與虜角射

烽埃

報功之弊

西南夷

十四則

楊安地界

一則



兵兆

屬國 九則

占城 二則

王長年

倭官倭

籌倭

寨鎮

差往海外 三則

日本 十一則

馬勇士

東湧覘倭

平倭 十一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

湖上朱國禎輯

虜衆來歸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

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天

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

鹿麕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為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

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榆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為之用
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茹
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
審出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
緣路濟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際
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塞內水
輒潴為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既缺舍餘
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即償且以朽幣抵之瑤
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十題奏乃以馬
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擬
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投所鎮撫仍坐

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例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
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絲段表裏或八或六中周小
酋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
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 勅書一道絲段十二
表裏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
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
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為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
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
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
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既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大
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
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
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兵收北妓為妻杜力克者黃酋之長子也從此與
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
能自存丘當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
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
盡把漢吉封昭勇將軍十萬曆十一年四月三
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旨那吉首克歸
款忠順可嘉給與辨祭綵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
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既互市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為
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廬香前引至虜帳數十
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
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
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
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且有魚佛法隆汗使
者具對且為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
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
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首聞輒嚙指咋舌胡騎

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
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細絹巾悅糾結紛糅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
一瓊供佛飯僧皆設大哉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
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
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
為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
中得西僧輒奉為活佛中國因而廢之儘得其力
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
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彊變為弱中國慈則變而險
虜性直變為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
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
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都番僧有闡教闡化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文皇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法正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薦福此特假為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賫送番供等物時左

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為旛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為之一置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府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倚取

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
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
夜不休居歲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八甲士
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
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
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
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
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
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為熟番封貢後虜常鈔
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
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茶
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
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卽單
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鞭自白魁輒拔刀
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
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

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
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
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
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
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
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
妾酗酒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
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
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
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
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
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
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
吉人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
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
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
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
城走即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恟疑未可
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火埃

一邊將為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
入邊俟舉烽相傳即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即提兵往
撲既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悞傳報軍門他道
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以解埃卒坐斬并及其
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為
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
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為家丁東以帽服其老弱
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不改推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
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
一叅將曾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
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僮童即謠于道求其故知
為土地神所洩因誦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
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詔今浪穹縣三

曰鄧賧詔今鄧州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五曰摩

此詔今麗江府六曰蒙雋詔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
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欵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
於盜賊

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賕誤用者至作
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
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千四千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為索猶錢之為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嘍囉

闐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闐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人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為重埋至數十人有埋以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獐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 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為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為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為券三年

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馮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 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閩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貢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為功坐以侵佔播地為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為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叅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眾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濠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藜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為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為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藝香頂受齋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効且請歲貢以為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為朝夕
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
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却列香亭龍
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幘頭束帶
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
環繞作 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
踏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魚
事鑿耕中迎道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

樹鰲山絲綉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
遣使來問安拜 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樞
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
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
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
藍衫與華同但申用輓羅為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僕斯宣諭隨命
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王李琛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暉為王巡按
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
禮使非其人必為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
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
有學行者以往 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
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過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
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
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迹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為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
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
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位正東
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代安南之策凡四上不
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念憊無聊故襲道
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
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諂之也

林間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辭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僚以聞後赦
登庸為都統使惟僚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
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
小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
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
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繭
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鑄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
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
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 仍陋習
舛諸大臣其未之攷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寂為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
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
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
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

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
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餽廩不與焉及到
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
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
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封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
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
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
聚牴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為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
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
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船也此則艙口與船
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
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
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度波
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
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
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

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
一見 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
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
棕 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
而小也舳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
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為難得勺水不以惠
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為圍幔五色旗
三十餘而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
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
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過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
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
國小上城乘障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
疾入衛卒兩行魁結跌地坐三代鼓乃享使其人
極弱夜鼓以十更為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賫勅印封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為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偽勅立其國人曰提婆苔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弊授提婆苔封之為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偽勅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典刑命下錦衣衛獄鞠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苔者亦不知其為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苔謝恩使至拜審其情偽別處之瑾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躑躅海上恐為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

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等計關白遣清正
行長與朝鮮為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
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懦者為封貢之
說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
倭子襲人只備禦為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
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入山東十萬入天津將如
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
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等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
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
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揚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
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
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
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
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尚微

細孫盧在海邊搔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荆江建業為劉寄奴所滅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為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聞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為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詢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此風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枯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甲用鐵搗與倭遇即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搗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

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枯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内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舁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鎗截之鈿墜城外屢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賊棄營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口員而小色黝黑知為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為督撫子見羅材

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
兵未至白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
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緹出
募通秦沙上敢死士三千緹入給兵仗夜半緹出
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蹙盡
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
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為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

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為賊
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
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
年既被執時時陽為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
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
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
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
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挾舵飽帆
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破海中相與定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為媚
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
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
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
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
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刻其舌別藏之挾金帛
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
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喏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三日子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禿貧甚猶操
舟漁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
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
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
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
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為土人刎去得賞蓋皆勇
士所殺也為墓于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
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為關白出山改獵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會遇異人得免
牧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
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為呵奇支
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
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為壬辰破高麗改天正
二十年為文祿元年自號大閣王以所養子孫七
郎為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
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

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
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
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
家康傳其子為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
民住屋一編濶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
官只得枯槁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為通倭人
買為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其陋
多用湯日只二餐以苦蓼搗入米汁為醋其地多
大風夏秋間風發尾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纊九月以後卽大
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
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于雪中不惜其
首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
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
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
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茹民常假官
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
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

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
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為盜只講求
安民之策可也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叅遣義民董伯起出
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柁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同
李進葉貴傳盛三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大
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
躲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蓬檣俱卸俱
掠定海白艚船藏南磧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為證忽見南磧船張
帆來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催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為汝說又曰汝既討海人為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為取水訖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砵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迺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為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呼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卽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銃收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薦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紹之送歸得為海

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卜岸為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臥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茅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為長良有司約束隸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

所謂點圍團操迎送朔望祗候之類皆免則人自
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萊天
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
急時所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
蕩平懋力也事平之後裏懋中死同志
如某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
至謫生平受裏懋印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

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
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間以詰其子考若曰尊
公與裏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蹙額曰
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
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牘震耀以
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
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為余老矣每每訪求
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
胡少保傳極為詳贍喜甚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

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懋
為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為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
據礦為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
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為義勇
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
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
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為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
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賚冠服文牒若犒兵者
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為
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
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
會兩驟至又魚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
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
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穴注拓

林為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
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法
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
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
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
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燬倭于王江涇大破之
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
大掠卽奏經畏隔失機玩寇殃民上怒逮經及
巡撫李天寵間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起公僉都御史代天
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
受事檄寧波選悉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
願二人因令克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
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
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
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為船主原徽州人因
令養子毛列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
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母
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
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
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
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列以仲冬
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
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
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勦盡叅

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畧山屯于山巔
公奉 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列感
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
畱為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
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趨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
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
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
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

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歿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 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 追之少 復遣士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 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

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
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
盡既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
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
出題誦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
專懷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上大
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
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
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論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

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

公投計把總張四維雪

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鶚撫福建公兼兩浙
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艤艦擁驍倭突進舟山岑
港住泊以送蔣洲為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
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岑港形勢正還報直語
甚肆謂必待奏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
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
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仍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為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驍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僂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朝公念激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

臥內雷共宿而預為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諸職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噉噉語我為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激卽于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綦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
留夏正為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
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
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即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
于其朝又為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茶上意罪
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宣
之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為媒
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
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
等以候旨為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
等四散探報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
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涪港諸酋復
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為所錮公即移師
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
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
憂不全勝也時及汎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逼烏
沙門或自峒礁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
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
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塲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
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北而我將士久
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
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因甚
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岑港奔沈家門
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破礮奔沈家門皆為我師所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
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為倭船招之賊
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
艇後發舟為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
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
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為夏正所誘支解之
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為墮淚賊自知
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
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
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
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
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
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
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
三沙賊為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為小舟以
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馭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詹
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
贈都指揮使詹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
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
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戡鄉民民怒奮力殲鬪賊
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
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
不得儻新尹任事湖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
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
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
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
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
事調用遂以為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
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
閩寇告急檄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潮兵至急遁出海水兵
邀擊洋中犁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
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八閩解嚴
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眾
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
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前後俘斬幾二
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

部侍郎原令部丞浙江

四十四年再述疏辨其平上惟其功克矣

